



## 当我面对玉兰的时候

——淡然与至简之美

撰文·供图 刘滢楠



因为有一个爱花如痴的母亲缘故，家里总是充满着种种明艳。当窗外的雾霾未曾尽皆散去，抹抹生机仍躲藏在干枯黝黑的树枝里，春天的脚步声听起来还甚遥远之时，屋内已然是一幅花团锦簇、争奇斗艳的景象了。扶桑那几片似血般

娇艳的花瓣簇拥着明黄色的花蕊，好似在昭告全世界它的绽放；波斯毛茛繁复精致的花瓣层层相叠，宛若一个穿着复古蕾丝裙的公主；就连那看起来最素雅的郁金香，每朵旁都必有两片修饰的绿叶。

看着室内的平和温暖与室

外的寒风凛冽之对比，再目睹着母亲对每一株花的悉心照料，还有硕大而又娇艳的花朵下那瘦弱不堪的枝干，那些花儿的缤纷娇美此时在我眼中却是那般的艳俗而令人感到不屑。心中莫名地生出一丝烦闷，我眼中的美到底在何处呢？

又是一个AQI（空气质量指数）比我身高还高的日子。在昏暗天空的笼罩之下，任谁心情都不会好到哪里去。但是却在这一天，我与她相遇了。

与她的相遇是那般偶然，但却又像早已命中注定一样。我走在每天吃饭的必经之路上，只是不经意间的一瞥，我便再也无法移开视线。

远远望去，她是那样的简单而又纯粹，映入眼帘的只是那宁静淡远的洁白与沉稳厚重的玄青。几棵树恬静而又娴雅地伫立着，在那里不近不远，不歪不斜，仿佛世间滚滚红尘已被她远远抛在脑后，仅余一份超凡脱俗的淡然之美。



缓缓走近，几束阳光艰难地从浓厚的雾霾中透射进来，有着如玉一般质地的花瓣在光线的照射下有着几分清透，却又丝毫不觉轻薄。粗壮高大的树向天空倾斜地伸展着坚实的枝干，隐隐透出一种欲要冲破天际之势。

仰起头看，数不胜数花儿高高地绽放于其上，无叶无衬，一切至简，只是恬静而又淡然地白着。纵观全貌，群花好似一片浩瀚无边的汪洋中卷起的层层白浪，又似熊熊燃烧的白色火焰。正当我被这壮观景象所震撼得心潮澎湃之时，在一次眨眼闭眼之间，她又变回了初见时宠辱不惊、淡然处世的模样。

闭上双眼，我还沉醉在她的淡然与至简之美之中不可自拔。恰巧此时，阵阵清风迎面拂来，几股淡香萦绕于鼻翼间，不似栀子或茉莉那般浓郁，而是忽远忽近、淡不可闻。后知后觉之间，一种清新与淡雅自微风中慢慢沁出，彻人心扉。

她有一个动听的名字，唤作

玉兰，又名望春。

不知为何，每当我面对玉兰的时候，脑中总会不经意间浮现出一个身着素净无饰净白旗袍的南方女子。她一头乌黑色长发被编成一束辫子，长至腰间。看似娇小柔弱的身躯却隐着几分坚强不屈。只是惊鸿一瞥，她那不施粉黛的容颜，就像清晨中一股清新的风，给人留下一种纯净自然的感觉。

淡，是一种境界高于浓的美。

浓烈而令人兴奋到热血沸腾也许不是一件难事，但淡却韵味犹存却肯定不是一件易事。人从初生之时因无知无畏的懵懂，到将死之时因无欲无求的淡然，无论人生历程中是怎样的壮烈，最终都要回归于平淡之中。正是也种淡然，代表了人这一辈子当中领悟的哲理，令人深感回味无穷。而这种淡，也正是佛教中所追崇的禅意。淡之美的境界，正是佛学中的至高境界。

至简，是一种境界高于繁

复的美。

复杂的东西，人们往往只会关注其信息量丰富的表面，而不去追求事物的本质，这样再美再惊艳的东西也只不过是只留下一个短暂的印象，少了一份细细品味与尽情遐想而得的韵味。正如国画的至简，寥寥几笔塑造的更是一种意境，需要人的静心品咂，思考之后的顿然明悟带给人的远多于视觉上的满足。油画毫无疑问也是一种美，但其中浓得化不开的色彩，全幅无一空白，更多的是写实。这也就意味着它的美已经一览无余地展现在画布上了，令人赞叹的是画家能够还原现实的精湛高超绘画技巧，同时少的是引人想象的空间。

大概似玉兰这般兼备淡然与至简的优雅之物也只有深奥伟大的大自然才能造就出来吧。人生在世，若能达到淡然与至简之美的境界，还有何求呢？■

（责编 李瑄）